

行走

姚官屯观蝉

高海涛

水有多种形态，许多人都喜欢它的暴雨、瀑布与海浪形态。一直找不到原因。直到在姚官屯香海蝉林，看了蝉脱壳的视频。突然明白，原因是淋漓尽致。可想而知，生命的巅峰形态才是大美。吕小军举起杠铃后，那一身“绝世美男”的肌肉；全红婵满分跳水的那一连串动作，都是这一形态在人体上的诠释。

久居平原城市，很难看到这些形态。感觉平淡了，就到南川楼、朗吟楼、佟家花园一带，看大运河的弯、岸与河套的起伏。

没想到，香海蝉林也是这样一个去处。

香海蝉林，对于我是一个陌生地方。可是在那个如意状湖水的四周，错落有致地布满绿色植物。就连那些自然生长树木，也妥帖得很，好像非是那个姿态不行。刚下了一场小雨的水面上，成群结队的野鸭，为如意湖增添了无限生机。



▲瑞气盈门（绝版木刻）胡晓云作

▲风舞芳华（版南）李鹏作

传奇

筑坝

高火花

等白茫茫的大水退去的第十天，长工老五和老八才从外面赶回来。老五和老八两人像泄了气的皮球，摊开两双空手，异口同声地叹了一口气。老五开口，大人，我们各处寻了个遍，没见着三少爷的贵体，虎子妈和彪子妈也不见影……老八垂着头，小声啜泣，双肩一抖一抖的。

家主谢仲文背过身去，缓缓道出一句，罢了，雨水无情！闭了眼，又一次看见运河里的水咆哮着，形成千万匹受惊野马，从堤坝上气势汹汹踏来，撞倒一棵棵树，踢倒一排排房屋，用马尾卷走好些个老人和孩子……

父亲，孩儿愿即刻动身，前往南方寻求筑坝固堤之术！大少爷豁然说道。

家主清瘦的脸上流着两道细泪。

坐上小船，仰望天空，如意湖别有一番意味。不知道是云在湖中倒映，还是湖在云中倒映。景振兄说，是湖倒映在云中。他手指云端，在姚官屯扭了十三道弯的大运河在那里作证。沿着他的手，没有看到大运河，也没看到如意湖，看到的竟是姚官屯的LOGO徽标。景振兄也看到了，手指转化成画笔，在空中舞动，那翻转腾挪的云朵，既像一个习武之人，又像有一支巨笔，书写“韵”字。我似乎看到了，那支巨笔就是大运河的映像。

小船过处，惊飞一只野鸭。张开翅膀，飞到小船后面，又落了下来。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。近距离看一只野鸭从头顶上飞过，还是头一次。它扇动翅膀飞翔，浑身呈现一种极致之美。就是落在船后水中，变成悠闲的模样，从里往外也透着灵性与力道。

野鸭荡起层层波纹，晃动着湖中的草屋。抬头望，三栋草屋鼎

立在湖边。草屋四周，及延伸而去的甬路边的三七、知母、金银花、枸杞等，不但让我的视觉有了新奇发现，还一改只有山上才生长草药的习惯性认知。这百草园一样的中草药，让我想到盐山的张锡纯，想到刚走过的、嵌着二十四节气的茴香长廊。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，自古至今沧州出名医，定是与这惊动天地的二十四节气有关。这样一来，沧州盛产中药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景振兄说，姚官屯曾有名医刘师傅。刘师傅墓坐落于姚官屯乡前李寨村南，墓塔为东西两座，三层檐，八角形。刘师傅墓是清朝名医刘氏兄弟墓地，兄字兴芳，号自成道人；弟字兴福，号修真道人。碑文记载，刘氏兄弟二人在当地无偿行医救人，广受赞誉。二人曾为乾隆皇帝治愈疾病。自成道人逝世后乾隆皇帝为其树碑，修真道人逝世后，又为兄弟二人修建了墓塔。

温故

武术研习所门前草坪响起了一通鼓点儿。王志海、张健师徒的劈挂拳与张书源、张维松的昆仑拳轮番上场。他们身后一色的两层小水楼，集纳了武术、民间艺术、书画、曲艺、大运河五个研习所，也是姚官屯艺术家们的工作室。姚官屯文化的时空就这样浓缩到香海蝉林。原以为秸秆扎编是“榫卯”结构，非遗代表传承人魏清发说，每个艺术品是由一个个“鲁班扣”咬接而成。天安门城楼模型，他花了两个多月时间，用近万个“鲁班扣”扎编而成。原料来自“金秆王”高粱，抗碱耐涝，最长可以长出1.2米的秸秆。

前面，儿童乐园螺旋滑梯的孩子，还有海啸池里的大人，玩得酣畅淋漓。与习武人与扎编人，不一样的表情，一样的形态。就连我，也被触动了视觉，抑或感官，甚至改变认知，也有这种瞬间的形态。

在大运河岸边，遇上正为旅发大会忙碌的姚官屯乡乡长刘华才，他说，大运河文化带是国家大动脉，是一棵参天大树，是附着蝉与幼虫的根与枝杆。大树苗壮了，沿岸的城市、乡村便有了新动能。

这一天，蝉的频率密集出现，伴着运河边上的蝉声在手机上搜蝉。蝉的幼虫从卵里孵化出来，待

在树枝上，当秋风把它吹到地面上，马上寻找柔软的土壤往下钻，钻到树根边，吸食树根液汁过日子。少则两三年，多则十几年，从幼虫到成虫要通过5次蜕皮，4次在地下进行，最后一次，钻出土壤爬到树上蜕去外壳，羽化成蝉。

蝉除了附着于树叶、树根、树干，自身还要有完成5次蜕皮的动力源。

香海蝉林前身曾是一座窑地，十分风光，十里八乡、国道沿线的县城都来这里买砖。不知什么时候风光幻化成幼虫，被秋风吹落到地上，砖场成了朔风中飘摇的蝉蜕。

经过几年的努力，废弃窑地蜕变成“四区五所十八景”美丽的香海蝉林。这个过程本身就是那种形态。

从地图上看，姚官屯神似蝉脱壳过程中，蝉与壳努力到垂直，正欲展开翅膀的那个瞬间。大运河就是被蝉蜕紧紧抓住弯曲的树枝。

原来，到处都能产生这种形态，只需要一点外力就能让这种形态呈现。忘记一切杂念，剩下一个支撑，达到一种忘我，境界就成了形态。当然，包括打开想象与内心。

我的名字和水沾边儿

李雨生

我的名字很土，也很直白。凡初次见面的人都会说，你是下雨时生的吧？

69年前的一个上午，瓢泼大雨。在天津市南一间低矮的平房里，一个孕妇临盆，丈夫蹬着水去卫生院请医生，一个姓马的女医生蹬着快没炕沿的水来接生。孩子生下，产妇说，“马大夫，你就受累给起个名字吧！”马大夫沉思了片刻说，“这场雨是这个孩子带来的，就叫雨生吧。”

这个孩子就是我。也许是名字里沾了水的边儿，从此，我就爱上了水。别管是大江大河，还是湖泊池塘，哪怕是浅浅的溪水、窄窄的沟渠，也能使我钟情动容。水对我，仿佛有着一种从冥冥之中穿越而来的呼唤。

童年时，我家从南市搬到了张自忠路的老电台大院，距海河就有一步之遥。出门见水，窗外见水，春夏秋冬，我都是伴着海河的朝曦沉暮而度过的。站在河边，向东能看见东浮桥、解放桥；向西能看见北安桥、金汤桥、金刚桥。我特别喜欢海河上不时飘来的带有鱼腥味的风；爱看秋日的夕阳下，几只渔帆挂着落日的余晖缓缓地驶过。后来，我家又搬回了南市，但是对海河的留恋依然在我心中升腾。我常常跑步到海河边，从北安桥开始，经过海河广场，再从解放桥绕过来，整整跑一圈。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想看看海河的水。

中学快毕业时，我随串联的大军到过南京，在燕子矶下看过长江。向长江上游看，水天一色，宽阔无垠，长江，仿佛是从天上流下来的神水；向下游看，一条白练无穷无尽，滔滔江水，一路奔流向东，永不停歇。我深深被长江的宏大所震惊。从课本上学到的那几句“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”“天门中断楚江开，碧水东流至此回”，早已无法表达我此刻的感受了。

参加工作后，先是在内蒙古呼和浩特铁路局工作。后来，调回天津铁路分局，从静海车站、唐官屯车站、青县车站，直至沧州车站，一直都在南运河畔。南运河，那条承载着中华民族骄傲和伟业的大河，在那个时候已经破败不堪。我也去过苏州、扬州的大运河，那里泱泱之水，帆船舟动。相比之下，北方的大运河几乎就是一个被抛弃的孩子。

再后来，我去过青海，到过坎布拉的黄河，看过黄河源头的李家坝水库，领略过黄河源头那种广博粗犷的风光，亲身感受到黄河那永不歇息、桀骜不驯的磅礴气势。

因为工作和学习的关系，

我还到过重庆、无锡、岳阳、杭州、扬州、沈阳、赤峰等地。不管到了哪里，只要有水，无论多远我都要去看看。如果不去，就有一种未达目的的遗憾，好像这一趟是白来了。只有看见了水，我才能食有味、寝能安，才能消除鞍马劳顿，浑身的筋骨都变得轻松。

但是，对我这样一个热爱水的人来说，老天还是和我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。1969年，我下乡插队到了内蒙古大草原。那里没水，靠天吃饭。我们吃水都是从井里往上提。一眼井，十多丈深，有时喂了牲口，井水就枯竭了。我们只好打些泥汤汤上来，慢慢地等泥沙沉淀，再用来烧水做饭。在缺水的内蒙古高原，空气都是干燥的。尤其是到了夏天，整个草原都在冒火。好像划上一根火柴就能把人点燃了。这样的日子，整整三年，选调到呼和浩特，也没见过一条像样的河。缺少水，可能也是我离开内蒙古的一个因素。

退休以后，为了表达我对水的热爱，我曾花了三年的时间，查水文资料，亲身实地勘察，写出了“海河水系系列散文”，其中包括海河、永定新河、潮白河、大清河、南运河、子牙河、独流减河、金钟河、新开河、月牙河、津河，以此作为一个海河儿女对母亲河的爱和崇敬。

我爱水，我爱长江的浩瀚、黄河的气势、海河的妩媚、淮河的含蓄、嘉陵江的湍急、黑龙江的苍森；我爱水，我爱西湖的浪漫、太湖的传奇、青海湖的沉静、鄱阳湖的雍容、洞庭湖的华彩、达里湖的瑰丽；我爱水，爱那些泉水、溪水、小沟、小渠，它们就像羞涩的村姑、待嫁的少女、邻家的小妹。既有小家碧玉情窦初开的娇媚，又有尚未雕琢的璞玉似的清纯。

大江大河，就好比是华夏大地上纵横交错的琴弦；湖泊海子，就好比是华夏大地上的浩若繁星的琴键；小溪沟渠，就好比是华夏大地上充满活力的音符，它们完美地组合在一起，就谱写了神州大地最美的乐章，奏出了中华大国不朽的诗篇。

困顿的时候，水会使我们茅塞顿开、心旷神怡；得意的时候，水会使我们冷静清醒、神清气爽。水的气魄、水的容量、水的品格、水的精神、水的涵养，会使你有一种被征服的感觉。不知不觉，就会被水所熏染，就会设法去效仿水的善行和无私，学习水的柔软和坚韧，从而使自己的身心也能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。

人间

运河寻美到德会

赭石

辛丑七月，运河岸边的德会武馆，云先生与学生11人同赴了一场画事的秋宴。

云先生叫刘晓云，文武双修。画重笔墨意趣，从董源、巨然到元四家、青藤、八大，花鸟笔墨酣畅，山水秀润清远。武习燕青一路，刀剑飒飒生风，沉稳深厚。

晓云教画重笔墨技法，以芥子园为根，旁涉齐白石、董其昌、金农、沈周、龚贤等中国传统大家，书画为媒，与一班成人学生亦师亦友。

云先生画室第一届师生展，百余幅小品画，是传统艺术土壤上开出的花儿。临摹的虽是法家之作，多流露出个人心性，虽无高妙笔墨之功，但处处以情运笔，天趣稚真，自得其乐。他们凭借热爱，日积月累，笔留色温，渐入佳境。

11位学生，作品各有风貌，看似轻描淡写，却是别有用心。

九儿是云先生画室的大师姐，家在泊头，跟齐兆璠先生学过几天画，自追随云先生，期期不落。她学金农，细腻安静，画《青山薄汀图》，山峦起伏，冷暖对比，一时自己恍若白如雪的风标公子飞进画面，分朱布白，墨墨施色。她说，画画让她在一地鸡毛的生活中找到了慰藉。

潘小白是一位深入基层农村的扶贫干部，自称“四句种田老汉”，听后不禁肃然。他真心喜欢绘画，画过大量漫画，且成绩不菲。他学金农，笔墨构图饱满流畅，满树繁花，僧来看佛面，他去折梅花，笔笔巧妙。他沉稳老成，思路活跃，善于学样，又善于变通，构图、造型、笔墨，样样都很在行，临写唐楷端庄雄健。他乐观上进，一直不断尝试着多种方法，表达那份对绘画的挚爱之情。

子走进云先生画室时，正是盛夏，画室优雅的布置吸引了他。爱好摄影，也曾随手画过，对于画面构图、造型的把控都不是问题。将半生熟的四尺宣六裁，从用笔蘸墨到配色，当看到自己笨拙的笔尖在宣纸上划过，岁月静好。他的画用笔线条流畅，画面节奏把控得理智又不失感性，隐隐透出一种安之若素的心情。他像一只游弋的小鱼，终于在画中遇到最好的自己。子珺也说，在绘画里遇到满心欢喜的自己。她画齐白石，丰厚直率，似乎不谙世故，但又皆在情理之中，一根蓑草或者一片叶子，不管多么渺小的事物，自由地表达，像一个懵懂的小女孩，毫无拘束地表达对这个多彩世界的好奇。

武书敏似乎是被风吹到面前的，瘦瘦的，如荷之娉婷。风在莲池自在香，金农的风骨巧妙入心，她走进花深处。因为画画，平凡的枝丫树影成了好景致，那些灯下熬过的夜晚充实而美好。勾勒的山，点染的树，轻轻安放在纸上，是她生命的表情，认真而不平凡。读曼舒的画，文文雅雅，她的心，已入画，没有尘渣。作为绘画小白，拿起毛笔就是挑战，她努力在学，一直在找，前后远近，干湿浓淡，皴擦点染，让单纯的生活有了变化，更加懂得珍惜时光。

姜雪经常尾随云先生左右，学画也学对生活的艺术之美。自从云先生赠字安冬，她安静沉稳了许多。临齐白石，有一种野逸，横空出世；学金农，如弄堂中的货声，干脆直接；画董其昌的山水树石，静得有点不太像她，可能是在绘画中找到一份遗失的情怀，喜爱并沉溺其中，在古人的笔墨中寻寻觅觅，用心在纸上表达出那份热爱。子墨画齐白石，直截了当，如斧凿刀劈，像她的性子开朗。可能是练过劈挂通臂拳的缘故，臂力不与常人同，她用笔沉稳，笔墨秀润，有一种特有的金石气质，让她逐渐找到放飞自我的方向。

雷芳从没有拿过毛笔到能独立完成一幅画，内心欢喜，远看了近看，似乎总也看不够。她画齐白石，墨气淋漓，一直牢记云先生说的“笔笔分明，笔笔肯定”。意境之美，用笔之妙，她不断发现美好的事物，其实画面的初心，就是愉悦自己，热爱美好的生活。春晓的眼里纯纯的，满是美好，像一个乖困，她专心绘画又轻松自在，让画纸成为一片心灵的乐土。齐白石的童趣，让她的色墨不干涸，充满了灵性。画到心花怒放，看，花开了，鸟来了，栖枝不浓不淡，苇草不多不少，一切都是刚刚好。

展览中印象最深的是心如画的那幅莲蓬，一只沉厚硕大的莲蓬，赭墨绘就，十只莲子面目各自，浓淡相宜，有苍凉，似含笑，勾勒处见笔，晕染虚实相接，笔墨趣味浓重，似乎承载着人生，点染了世间百态。她梦想有一天用自己的笔画出心中的美好，如其所愿，这个世界也会慢慢变得更加美好。

美，仿佛若有光，晴窗丽日下，云先生画室陈列着对自然与美的追索。在这里，水泥地，夯土墙，老桌儿，返璞归真，爱美的人在生活中着墨，逐光而行，所到之处皆有深情。